



中研院
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历史系列

张法乾先生访问纪录

访问：张朋园

纪录：郑丽榕



中研院

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历史系列

张法乾先生访问纪录

访问：张朋园

纪录：郑丽榕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法乾先生访问纪录 / 张朋园访问; 郑丽榕纪录.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2. 3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系列)
ISBN 978-7-5108-1348-1

I. ①张… II. ①张… ②郑… III. ①张法乾
(1909~2002) 一生平事迹 IV. ①K82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7335号

张法乾先生访问纪录

作 者 张朋园 访问 郑丽榕 纪录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80 毫米 × 970 毫米 16 开
印 张 8.75
字 数 76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348-1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弁 言

口述历史访问计划，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在筹备时期，即由筹备主任（嗣任首任所长）郭廷以拟订进行，其目的在访问当代军事、政治、外交、文教、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重要人物，请其自述生平，为现代史保留忠实而深入的纪录，以备历史学者之研究。自一九五九年十月起迄一九七二年九月止，参加访问工作者先后有沈云龙、王聿均等二十二二人，接受访问者七十余人，成稿六十六份，约四百八十万言。

口述历史资料，其重要性不亚于文献档案。民国以还，内乱外患交迭相乘，史料损失，不可胜计。对历史真相的了解，需要参证当事人口述之处甚多，这些笔录，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将有莫大的帮助。本所于一九八二年开始征得应访者（或其家属）同意，陆续刊印访问纪录，列为口述历史丛书。一九八四年春在所长吕实强推动下，成立口述历史组，恢复访问工作。

本所访问人员力求应访者尽情畅谈，所成笔录文稿保留口

述原意，不予刻意修饰。初稿送应访者校订后视为定稿。惟应访者记忆难免有所疏误，或有涉及价值判断、个人恩怨、政治立场，而纪录或语意不清，印刷或有手民误植，尚祈读者赐函指正。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组 谨识

一九八六年元月

目 录

弁 言	1
一、学经历简介	3
二、家世与童年生活	4
三、北上天津求学	7
(1) 九十余天长途跋涉	7
(2) 在汇文小学与南开中学	8
(3) 加入中国国民党	9
(4) 参加龙潭战役	10
四、只身东渡考取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13
(1) 曲折的旅程	13
(2) 进陆军士官学校前的生活	16
(3) 陆军士官学校	17
(4) 在日生活拾趣	21
五、抗战前之回忆	24
(1) 返国由连长当起	24
(2) 在江西“剿共”总部	25

(3) 调任南京宪兵训练所·····	26
(4) 宪兵特务营营长·····	27
六、抗战点滴·····	28
(1) 南京保卫战·····	28
(2) 返回贵州·····	33
(3) 缴械九十三军·····	35
(4) 代理都(匀)独(山)警备司令·····	39
(5) 更换美式装备及光复桂林·····	40
七、胜利后的(接收及“剿共”)复员工作·····	44
(1) 上海天津的受降·····	44
(2) 收编华北伪军问题·····	47
(3) 姚村战役·····	50
八、枪杀刘伯龙始末·····	53
(1) 黔省情势告急·····	53
(2) 刘伯龙滥杀无辜·····	55
(3) 刘伯龙违抗军令·····	56
(4) 请示层峰决定杀刘·····	59
(5) 晴隆擒龙·····	62
(6) 刘伯龙的变态心理·····	64
(7) 评萧开训《谷正伦杀刘伯龙的经过》一文·····	65
(8) 来台后余波·····	67

九、贵州撤守前的回忆	69
(1) 谷正伦的眼泪.....	69
(2) “卢汉变节”.....	71
(3) 因缘际会离开大陆.....	72
(4) 家眷先到香港经过.....	74
十、在台湾	75
(1) 服务军人之友社.....	75
(2) 担任蔡家企业顾问.....	77
(3) 台湾贵州同乡会.....	82
(4) 其他.....	91
十一、答问	92
(1) 民初贵州经济.....	92
(2) 对早期贵州军人的印象.....	93
(3) 蒋、何、谷三人关系与谷、何二家之崛起.....	95
(4) 散兵游勇的问题.....	100
(5) 军事教育.....	102
(6) 贵州的鸦片.....	105
(7) 贵州的金砖.....	105
(8) 谷正伦与贵州撤退.....	106
(9) 对中国国民党的看法.....	107
附录一 宪兵与首都保卫战	108
一、前言.....	108

二、抗战初期宪兵之概况.....	108
三、唐生智就任首都防卫司令长官.....	110
四、代理国民政府暨各院部留守主任.....	112
附录二 赵健民（共军入黔时之政委）著《普安会议》中有关 刘伯龙与中共联络经过.....	113
后 记.....	117

时 间：一九八八年十二月至一九八九年五月

地 点：台北市民生东路张公馆

次 数：十次

访问者：张朋园

纪录整理：郑丽榕

一、学经历简介

我是贵州安顺人，生于辛亥年（一九一一）闰六月二十一日。幼时进私塾，民国十三年入天津汇文小学，次年就读南开中学。民国十七年赴日，先进成城高等军政科，再进陆军士官学校二三期骑兵科。回国以后，续在宪兵军官讲习所一期、中央军校高级班四期、陆军大学特别班第六期、中央军官训练团第一期进修。来台后，入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二十一期结业。

经历方面，民国二十年由日返国，跟随何敬公（应钦）当上尉连长。后调到宪兵训练所担任少校教官兼骑兵队长，再升为特务中校营长。然后回到贵州防空司令部及军管区当中校科长、防护团团长、骑兵大队长及特务团团团长、二百师上校师附。陆大毕业后，任战车员兵整补处少将副处长、黔东南战地收容司令部代司令、都独警备代司令、九十四军参谋长、国防部专员副处长、贵州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兼副司令、绥靖公署参谋长。

二、家世与童年生活

我家原籍江南应天府，明洪武年间，先人因苗乱随军南征抵贵州，定居于安顺。目前贵州许多住民，也都是军人后裔。

家父讳维森，字文屏，为前清武举，民初改行经商，从事烟草及纱布生意，因经营得法，事业十分顺利，到我出生时，在地方上已算殷实人家，拥有不少田地房产。家父于经商之余，热心公益事业，曾创办及参加地方上的红十字会、商会、冬令救济会、贫民习艺所等组织，深受乡里敬重。

家母虔诚礼佛，虽未受过教育，却能流利背诵《金刚经》等佛典，家中并养有二三十人专门料理佛事。母亲常到寺庙参拜，是以花费甚大，但父亲未曾表示异议。

父母各有所好，虽亦注重子女教育，却难得有时间亲自管教，我们兄弟姊妹五男二女出生后，都交由乳娘看护。

我在家中排行老四，为次男。五弟小我一岁，他一二岁时

曾发高烧，大概是出麻疹，病况严重，家人以为他夭折了，叫人送到城外岩石上。不料未死，有一苗人经过，听到哭声，抬回去养。消息传回家来，经派人与苗人商量抱回，却未谈成，所以至今我仍有一个苗子弟弟。

三四岁起，佣人常带我看川戏，历史人物关公、岳武穆留给我深刻印象，而另一方面各地军阀割据，贵州战事频仍，也令年幼的我向往军人生涯。

我小时候十分顽皮，虽然家父关心我们的教育，聘请一位老师，在家中设了私塾，但我对旧式背诵教育极感厌烦，因个性开放，不愿受拘束，天天逃学。

父亲交游广阔，所以接触的人士也十分复杂，家中常有电报局长、县长、公司老板出入打牌。我八岁起就曾被唤去帮人打麻将。在我刚进中学时，曾发生过一件事情令父亲极为震怒。我请英文老师外出游山，在山上打了一夜麻将，次日父亲率人寻到，大发雷霆，责打一顿。

民国十二年，我年龄尚轻，却已有计划远行，与云南亚细亚火油公司的马帮商量好，准备随他们返滇之便前往昆明。我偷了家父二百块大洋藏在厕所中，等待天明时要逃跑。没想到天未亮，母亲来喊我一同到庙里去敬神，我只得同行。翌日家父发现少了二百块大洋，询问家人而无结果，等到我由庙里返

家，事情水落石出，我也去不成云南了。

次年春天，同乡士绅力劝父亲放我外出，让我自由发展。家父原先反对，经反复劝说，才同意我与乡人黄国桢同赴北方念书，这是民国十三年事。当时黄国桢就读北平朝阳大学，暑假返乡。

三、北上天津求学

(1) 九十余天长途跋涉

我们于十三年七、八月由安顺出发。沿途盗匪如毛，地方不靖。我坐滑杆（由双人抬）先至贵州省城贵阳，再随同四川老军人、老革命党员熊克武的部队到湖南，他们保鸦片帮到湘省。走到贵州边境铜仁时，已费时十八日。再由铜仁搭小木船到常德，换小火轮抵达汉口。时正逢北方军阀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混战，在汉口耽误了约二十天。然后坐船到南京，等因战事而停驶的津浦路火车重开，然后到达天津。这段长途跋涉，从西南到华北，共费九十余天，抵目的地时已届十一月。

(2) 在汇文小学与南开中学

在我心目中，中国著名的中学有三：上海南洋中学、北京清华中学、天津南开中学，是全国士子向往之地。我到了天津，也最想进南开。但因已是十一月间，学期早已开始，故暂时插班先进汇文小学，这是所教会学校。

在汇文有两件事记忆深刻：第一件是国父孙中山先生北上到天津，小学生曾在码头欢迎，我也在其中。第二件为南开中学学生来自各地，但是汇文小学则多招收天津附近北方人，独我一个贵州人，一位山东同学喊我“贵州苗子”，我打了他，从此以后，同学不再叫我苗子，改口叫“大贵州”。

在天津时甚为孤独，也突然开窍了，晓得用功读书，次年参加南开入学考试遂顺利考取。记得当时考生甚众，除了各省学子外，来自朝鲜、日本、美国的侨生也不少，共有两三千人。但只录取二百多名，我幸而上榜。